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月台 第九回 裴員外養虎傷身

話說裴員外到了湖廣，住在白虎村。自從崔員外將風雨子過繼與裴員外為子，改名既壽。此子心懷不測，情性乖張，自進裴家之門，從未叫過一聲爹，也未叫過一聲娘。夫婦二人愛如珍寶，疼的割心。每朝飲食，恐其不飽；衣服隨時，恐其不暖；疾病災悔，恐其不壽。無論大小，莫不慮到。真正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。夫婦二人常常存心：總要另眼看待，恩養勝於親生的兒子，扶養成人，不枉我夫婦二人之心。（一片真心有何益哉）不得不以父母之心而教育之，免得被人談說，原不是親生的兒子。所以待過繼的兒子這麼樣。買的孩子打的狠。他夫婦二人待的兒子好了，方顯父母的情腸，不肯落他人的話下。話休煩絮。不覺既壽年已九歲，已在南學攻書。巴不的他日誦萬言，裴四郎又買了多少的書籍字帖，恐怕誤了兒子的工課，用盡心機。（事屬枉然）那知這個裴既壽本非父母所生，乃頑石中生出來的。出世之時，風雨交加，性隨風雨，凡事忽風忽雨，總是狼心野性。（不肖之子）自小受訓教、遵約束，從上學之後，賴學更為神手，打架則奮勇上前，善好拿槍弄棒，與人鬥毆打降，不是打張三，就是打李四，惹禍招非，不知父母生了多少閒氣。家法重笞，棒傷未好，先以忘疼，不知廉恥，亦不足以為恥也。（不顧臉面）誰知讀了數年書，目不識丁，自己姓裴的裴字念他個裴字，姓裴的裴字，他偏要念他個裴字，活活把個先生氣死。教之不聽，管之不伏，不是一塊頑石，竟是一塊頑鐵了。

且說裴員外，自從既壽進門之後，連年田地失收，費用重大，日漸消耗，不能與兒子上學。雖有薄田，只好自己耕種。叫兒子拾糞、擔水、割草、喂牲口，這才不動的來與他上學攻書，尚且不肯唸書。叫他拾糞割草，那裡肯動。每日在家游手好閒，與這些狐群狗黨、三朋四友吃酒賭錢，結交無賴子弟，不近正人君子，把家中東西偷出去，三瓶兩不滿也就賣了。數年以來習以為常。這既壽身大膽大，暴惡無窮。每日無錢使用，便問他二老要錢。稍不如意，暴吼如雷，如狼似虎，猶如皇糧一般，不與他錢，也不安生。他夫婦二人但求付安，今日如此，明日又如此，把個裴員外的家計弄的七零八落。這也罷了，近來與人家婦女眉來眼去，做些苟且之事，色膽如天，肆行無忌；與這些無賴子弟朝尋花街，暮宿柳巷。每天要賬的圍門。

那日裴員外問既壽道：「你在外邊又無正用，少了人家多少錢？天天要賬的圍破了門。」這既壽把雌雄眼一睜，黑心一橫，說道：「我進了你家的門，得了你的什麼好處？就該了這點賬，還了他就是了，省的明日再來要。又問我做什麼！」裴員外聽這話，大怒（不由不怒）道：「你這小畜生，太屬無禮！你是誰？我是誰？謬言悖理，無法無天！身當何罪？」既壽又大聲說道：「你這個老東西！不識抬舉。我風雨子相與的三友四朋、狐群狗黨，皆是有名望的，幫倒灶、敗壞頭、永不富、萬年窮，都是衣冠禽獸，人面獸心，穿靴帶頂，車馬盈門。與你顯煥門庭，榮宗耀祖。你我風光，誰人能比？你這個老東西，真正不識抬舉！你有多大年紀？沒有大我一八〇歲，不過四海之內，什麼小畜生，大畜生，拿話來壓負我！又沒有為非作歹，又未做賊做盜，其奈我乎？」（悖逆已甚）裴員外聽到這話，不由的傷心入骨，刺眼血流，（誠傷心哉）不覺一口氣頂將上來，把個裴員外活活的氣死了。

誰知這一口氣衝了斗牛，驚動了天上一位星君。乃西方太白金星奉了玉帝敕旨，監察人間善惡，駕著雲頭巡遊天下。正行之間，來至湖廣。忽見一道怨氣臨於霄漢，擋住雲頭，不能前往。是何緣故？太白金星按住雲頭，望下一看，就知道裴既壽忤逆不孝，將他父一時氣死。觀之不由的大怒道：「世間那有如此無父無君之流！天地之間，豈所容哉！」駕轉雲頭，回至凌霄寶殿。卻有南北二斗星君在殿，考核人間善惡禍福因由。這太白金星執笏攬袍，俯伏丹墀，啟奏玉皇大帝道：「臣太白金星啟奏陛下：臣自奉聖上敕旨，稽察人間善惡，行至湖廣，有裴既壽忤逆不孝，將他父裴祿榮一時氣死。情由一一細奏，伏乞聖鑒施行。」玉帝聞奏，勃然變色，大怒天威。說道：「天地之間竟有如此無父無君、無法無天、彌天大惡，罪該萬死。莫非偷生人世，作惡萬端者乎？」即命南斗星君查簿一看。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。南斗星君忙將生簿取來，乃天地神人鬼，昆蟲毛羽鱗。部之中，並無此名。再查異類四簿，乃化生、寄生、托生、偷生。查至偷生部中，有蝙蝠死而附於無根山頑石之上，頑石借魂氣為靈，魂氣借頑石為質，相依為命，應在乙酉（一有）年壬申（人身）日頑石生胎現世。雖有人身，而無人心，誠狗彘之不如也。今在人世〇六年矣。只知其生之日，未知其死之罪（歲）。奏罷，又命北斗星君將死簿翻閱。查得裴既壽應在〇六歲陽命該絕。未敢定罪，仰祈聖鑒施行。

玉帝聞奏，怒氣未息，說道：「惡貫滿盈，罪在不赦！命天雷擊死，使其天不容，地不載。天理昭彰，警勉人間不孝之子可耳。」三位星君又奏道：「此等異類，原非人類所比。且雷部錘杵乃天庭之物，不可褻瀆。猶恐穢污神器，難返天庭。臣等鄙意，既已石中而生，莫如今其石中而死。與天誅地滅者，有何異哉？」奏罷，玉帝道：「准卿所奏。」命太白金星前去消此孽案。又發旨意一道：「仰〇殿閻君：待裴既壽消滅之時，將其魂魄攝至陰曹，游遍地獄。百般刑具，俱要全施。令其受盡苦楚，然後下〇九層黑暗寒冰地獄，永世不得人身。欽此欽遵。」玉帝又問道：「裴祿榮為人如何？」太白金星奏道：「仁慈好善，陰鷲無虧。」玉帝又向二斗星君道：「查裴祿榮壽限多少。」南斗星君即將生簿一翻，奏道：「查得裴祿榮今年花甲方周，其妻甘氏今年五〇六歲矣。」然後北斗星君又將死簿一看。奏道：「裴祿榮壽限應在八〇八歲而終；其妻甘氏應在八〇四歲而終。」玉帝聞道：「養子無濟，六〇無兒，令其夫婦各增壽一紀。欽此。」龍袍一展，各自退朝。這太白金星重又駕起雲頭，來至無根山。落下雲頭，就有山神土地五方揭諦，俱來參賀，各相施禮。太白金星備說一番，囑付已罷。頑石亦點頭領會。只等裴既壽到來，將他消滅無蹤，了此孽案。這且不言。

再說甘氏安人在後堂聽得吵嚷之聲，知道又為這逆種不良，慌忙前來一看。只見員外僵臥榻上，氣息全無。掐定人中，將姜湯灌下，即問既壽道：「爾父並無疾病，為何頃刻而亡？死的不明，所為何事？」既壽道：「他不知好歹，我說了幾句正話，倒把他喜死了。（是何言哉）並無別事。」安人道：「爾每每抵觸父母，冒犯爹娘。雖無父母之情，也有養育之恩。養育之恩，勝於親生父母之恩，爾不思飲水思源，知恩報恩，悖道不仁，暴惡無窮。本非父母，竟是冤家，豈非恩將仇報，養虎傷身，竊恐天理難容。」這安人哭哭啼啼，悲咽不已。話未說了，這既壽言不入耳，久已出去了。良久之間，聽得員外啞啞一聲道：「氣死我也。」甦醒過來。只見安人坐在身旁，員外就把方才逆種詆觸的話說了一番。他夫婦二人齊聲罵道：「崔金龍，崔金龍，先抽你的筋，後剝你的皮，也不稱我的心！（害人不少）你拾了一個風雨子，死了兩個親生兒，敗了你的家，不該把個敗家子、害人精、白虎星、消耗神、冤逆種、忤逆兒偏偏來害我，白虎照命，白虎臨門。豈不是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！」如此不白之冤令人寒心刺骨，血淚交流，良可歎也。

且說既壽把個裴員外幾乎氣死，安人正在深斥之間，既壽不耐聽，早先溜煙跑了出去，與三朋四友游嬉為事。次日，有人紛紛上門要錢者。嫖錢、賭錢、大煙錢，種種不一。眾人大聲喊叫：「裴既壽！裴既壽！」裴員外聽得外邊有人喊叫，不知何事，來到大門間。問道：「你們做什麼的？」眾人說道：「問既壽要錢的。」裴員外聽了，又氣又惱。說道：「你們問他要去。那怕抽他的筋，剝他的皮，家中也不問。」員外雖然如此說，心中還望既壽改過從善。即與安人道：「此子越大越無知。身大膽大，在家又不能安分，不如叫他習業生意。人有一技，可以養身，乃一生之根本。遠離家門，省得與這些狐群狗黨做不出好來。」次日與他三哥商議。裴三員外道：「前日有廣東金珠寶貝店的東家，姓廣，名招財，來採辦金剛鑽，店中正要一個學生。明日向他舉薦，一同到廣東，倒是一個好機會。」二人商議明白。次日三員外一說就成。數日之間，貨物辦齊。這廣招財與裴既壽一同往廣東而去。

二人進店安下。這裴既壽進店之後，人地漸熟，結交風流子弟，游手好閒者，意密情投。皆是虛情假意，專工花街柳巷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把個裴既壽引誘上了嫖賭二字，恣意縱橫。數月以來，偷取金珠寶貝，做了風花雪月。東家不願意，裴既壽立腳

不住，跑回家來了。把個裴四員外氣阻神傷，惱恨非常，殺不的，副不的，莫可如何。這既壽到家之後，仍不安分。夫婦二人甚為憂心，而又冀其一悟，望其一改。再與他三哥商議，取數百千貨物，到江西去做買賣。這裴三員外把貨發明，又把既壽的貨一同上船，望江西去了。

半月之間，船既抵岸。投招商店住下。這江西原是奢華之地。有一個勾魂院，內有妓女數□，妝飾油頭粉面，引誘風流子弟。來到院中，莫不意惹情牽，傾家敗產者。既壽來到江西，就有這些慣好幫閒，最能迎奉的，一個叫錦上花，一個田（甜）如蜜。二人陪了既壽說了些楚館秦樓，花街柳巷，煙花風月，妓女娼家，把個既壽說的心癢難搔。既壽道：「那一家的好？」二人道：「勾魂院有數□個女娃，內有天然出色、豐彩動人者四個，名叫吟風、弄月、羞花、寒玉；吹彈歌舞者四人，名叫念奴、莫愁、香娥、飛燕；琴棋書畫者四人，名叫知音、善奕、好念、丹青。其餘者粉面油頭，喬妝巧飾之類耳。明日煙花巷有孤老會，眾妓家皆到勾魂院賭賽，熱鬧非凡。」既壽聽了說道：「我們明日何不去走走。」他二人道：「既然裴兄高興，小弟二人一同奉陪而去。」說笑一番，用罷了飯，一宵晚景不題，且到明日再講。

且說甘百善途中遇盜，主僕失散。這蒼頭與書童二人不見小主人與宋明，尋了一天，影跡全無，不知去向。只得回到江西，報與甘員外知道。那日他二人回到家中，見了員外，放聲大哭。員外嚇了一跳，問道：「你們二人為何回來？甘百善與宋明那裡去了？」二人就把途中遇盜，宋明當先打仗，主僕失散的話一一說明。員外不聽由可，聽了不覺一陣心酸，死了過去。慌的眾家人小子叫的叫，掐的掐，把個安人也驚動出來。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眾人回了如此如此，又把安人嚇死了。眾人慌成一塊。只聽得員外咕嚕一聲，醒將過來，叫了一聲：「百善兒那裡去了？」只見安人僵臥榻上。叫婦女們再灌姜湯。漸漸醒來，也叫了一聲「百善兒！」他夫婦二人商議一番，叫人各處找尋，並無下落。望兒不到，疼的割心，日夜不安，憂憂成病。此是後話不題，且聽下回分解。